

574

春秋戰國異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周玠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魏

惠王

初武侯卒也子營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營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營得王錯扶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

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

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

魏惠王元年

魏君為

為一本作圖

趙謂

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

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

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

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

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

其國可破也

史魏世家

紀年 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蔡

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

史魏世家

紀年 二年我師伐趙圍蜀陽 魏大夫王錯出奔

韓

三年齊敗我觀

史魏世家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

紀年 四年河水赤於龍門三日

五年與韓會宅陽 城武堵 為秦所敗

秦年表云敗韓魏洛陽

史魏世家

六年伐取宋儀臺

史魏世家

紀年 六年夏四月甲寅徙邦於大梁 王發逢忌

之藪以賜民

紀年 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八年我師伐

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

九年伐敗韓於澮 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

年表云虜

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

史魏世家

十年伐取趙皮牢 彗星見

史魏世家

紀年 十年入河水於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

取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十一年城殷

十二年星晝墜有聲 十四年與趙會鄆

十五年魯衛宋鄭來朝

以上史
魏世家

紀年魯哀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
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行請

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

衍犀首名犀首官名

虜其民人係其牛馬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言畏忌出奔

然

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

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

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

季子以魏之休養已久為垂成之績不可

廢也比衍又高一層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

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

晉人

以戴晉人見魏君也

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

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鳴也吹劔首者呶而已矣
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也
管孔小猶以形氣相襲而有聲若劔首之環吹之則呶
然過矣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將失其為聖安得
有聲乎哉
莊子則陽

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
民堅而衆國中無賢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
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
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

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
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
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
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
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名柳下惠
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
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
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

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剗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剗羊矣臣之君固以剗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持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說苑
奉使

衛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桓公叔痤為中庶子

鞅衛之庶孽公

子也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

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

親往問病曰公叔有如此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

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

孫鞅也豈不悖哉史商君傳較國策更詳

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

封其後也韓哀侯滅鄭昭侯哀侯之孫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

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

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國拘

於銅鞮大國弗憐也

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

不憐也

而使樊邑存亡繼絕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

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

呂覽審應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

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

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

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

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遊枝流

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

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

不成小此之謂矣

列子楊朱
又說苑政理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

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

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韓子

說林
下

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

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隣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筴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

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揚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

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

列子說符

孟孫陽問楊子

名朱

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

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

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
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禽子

問楊朱曰

禽子名骨釐
墨子弟子也

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

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
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
心吾試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
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
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

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

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

以子之言問老聃闕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

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列子楊朱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尉繚子魏人司馬錯也鬼谷高弟魏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其談

兵分本末別賓主崇儉右文雖未純王政亦窺見其本矣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

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

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

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乎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為絕紀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故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敗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

官人事而已

尉繚子
天官

韓非子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

願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

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對也君對魏曰以鄭

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

乃止

按此鄭亦
謂韓也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

侵宋黃池宋復取之

史魏
世家

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圍趙邯鄲

史魏
世家

紀年 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

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

桂陵 史魏世家

韓非子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

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

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按國策曰作九彭喜作房喜鄭君作韓王

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 築長城塞固陽

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二十一年與秦會彤 趙成侯卒

二十八年齊威王卒

中山君相魏

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

國至是使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也 以上魏世家

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

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

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

聞乎客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

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

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

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冀功者衆也太

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

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與國策畧同齊虜魏太子

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史魏世家 呂覽自知篇云鑽茶麗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

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

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

安邑近秦於是徙都大梁以公子赫為太子史魏世家

紀年 三十一年三月為大溝於北郭以行圃田之水
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 史注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今本在六年紀年稱惠成王改元稱一年史記以為襄王之元年二說不同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 史魏世家

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

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

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史魏世家

淳于髡齊人也

地志山東登州府黃縣人

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

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

梁惠王者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

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

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

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

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
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
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
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
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
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史孟
軻傳
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以為辯
達也約車
千乘將之楚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

從之意又失橫之事

呂覽
離謂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韓子

內儲
上

韓子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污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

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史陰情

淮南子 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
十乘將使荆辭而行又以為從未足也復以橫說其
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䟽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
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
曰子欲何之而遽墮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
居船棧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

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

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子耳

說苑雜言

惠子為魏惠王為國法已成以示諸人

惠子惠施宋人仕魏為魏王相

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剪

翟剪翟黃之後剪亦作煎

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

不可行何故翟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前呼輿誇

或作邪許

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

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

言惠子之

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
未可用也 淮南子道應 又呂覽淫辭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
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
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
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
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
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心愈甚也 惠王布冠而
拘於鄆 鄆邑名自拘於鄆將服於齊也 齊威王幾弗受惠王易衣變冠

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

呂覽不屈 惠王戰敗讓國 史不具載此等可補闕疑

符子 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

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

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

將為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

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

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

龍之腹矣

類莊子西 江之說

韓非子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闕機越人爭為
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
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漢書 名家有惠子一篇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
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
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
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

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

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說苑善說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嚇我

耶嚇怒其聲恐其奪已食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

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

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魚非異類人皆不知

故為不知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

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秋水

莊子逸篇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

日自以為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淮南子 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

餘魚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

正廩結帶也係履履

而

過魏王

惠

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

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

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攬蔓其

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

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

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

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莊子
山木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

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

之即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

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

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韓子
說林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

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

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

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

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

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表掇

儀度使工女化而為綵不能治綵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

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

也而能也公何事比施於螻蟻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

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

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

諱惡

也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

民罷潞

潞羸也

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衆庶誹謗諸侯

不譽謝於翟剪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寶四出土地

四削魏國從此衰矣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

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

者婦至宜安矜緩視媚行

媚行徐行

豎子採蕉火而鉅新婦

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歛讀曰脅新婦曰塞之將

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

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

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

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呂覽不屈按白圭已見文侯時宣惠王時

尚在耶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

食市丘魏邑名肉汁曰洎汁多無味故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

之螭焉美無所可用螭讀齧齒之齧鼎好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

似鼎好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

之甑則莫宜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

加其甑耶呂覽應言

白圭相魏暴謫相韓白圭謂暴謫曰子以韓輔我於魏

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韓子內儲下

唐尚敵年為史史國史也其故人謂唐尚願之唐尚明習天文審答徵之

應故為願之也 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

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園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危

以與伯陽以伯陽邑與唐尚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間

其故人為其兄請請於唐尚欲仕其兄唐尚曰魏君死吾舉汝兄

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

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呂覽士容

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史魏世家

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

告惠公

惠公魏相
惠施也

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鬻其

墓見棺之前和

棺頭
曰和

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

姓也天故使藥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
 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
 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
 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
 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
 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

呂覽
開春

按與戰國
策畧同

襄王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

史魏

世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為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

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
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
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
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雖死籍願王之
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
之引漳水溉鄴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
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河內以富
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

古斥鹵兮

斥一作鳥

生稻梁

呂覽樂成起為魏文侯時人

或以史

魏襄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鍾入曰
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
曰雖無力能商之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
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
其趾須方八千里畫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
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畫有
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林

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
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
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新序卷六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

兵

以齊荆為授則秦韓不敢加兵

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

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

王魏襄王

而以

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

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曰說

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
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
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
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

無至疑之人故亡其半

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惠子 又韓子內儲上與國策少別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楚攻魏卯東說而齊
楚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
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

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

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蹻

以薄賞報大功猶賈者羸利倍勝而履草蹻也

韓子外儲左

淮南子 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

解其患

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

予秦河西之地

六年與秦會應 秦取我汾陰皮氏焦 魏伐楚敗之

陘山

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 秦降我蒲陽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敗我襄陵 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

在梁與彭
城之間

紀年 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圍皮氏

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 魏襄十
二年秦

武王之

四年

十三年張儀相魏 魏有女子化為丈夫 秦取我曲

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

十三年張儀相魏也 以上史

魏世家

地志 河南 魏襄王家在衛輝府城西南漢初有人盜

發得竹簡世號汲冢周書

哀王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

史魏世家

陳軫使於秦楚使之也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

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

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

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田需國策作李從楚王疑之未信

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

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無多車以車三

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

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

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

秦

史陳軫傳按與國策文少異

史犀首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

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

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

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

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行功則秦魏之交

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
為便因妻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走

二年齊敗我觀津

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

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

與秦會臨晉

以上史
魏世家

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擇妃而美王將自納焉魏大夫
如耳母曲沃婦也勅其子如耳諫王未遇間會使於齊
婦因款王門而上書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

人脆於志竄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以太妲亡也以褒姒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

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
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弃綱紀之務敵國五六
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
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
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婦三十鍾如耳還而
爵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

列女
傳

列女傳 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

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嬪謂其子如耳
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
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
耳未遇閒會使於齊嬪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
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嬪曰妾聞男
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
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亂男子之別也自古聖王必
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周之康王夫人晏出

朝闕睢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鳩之鳥猶未
嘗見乘居而匹處也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
大大國五六南有強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
謂僅存矣王不憂此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
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賞
婦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哀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
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終哀王之世未見強隣之
不敢加兵也

七年攻齊 與齊伐燕 史魏世家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

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

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

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

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 驛音釋 衛

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

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

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

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

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

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史魏世家紀年魏襄王八年翟章伐衛

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

行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

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

使重弊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年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

秦共攻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

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

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

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張儀卒在哀王十年

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史犀首傳與國策小異

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史魏世家

史記魏世家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哀王九年楚

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

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
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
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
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
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
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
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
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

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自相

十年張儀死

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

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

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

十六年秦拔我蒲反

反一作阪

陽晉封陵

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

紀年

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使大夫奴遷於九原

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

襄王即哀王

十八年與秦伐楚

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

即田文敗秦事

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 哀王卒子昭

王立

以上史魏世家

昭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

二年與秦戰不利

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

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

芒卯以詐重

以上史魏世家

魏令孟卬割絳寗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

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

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卬

臧亦魏臣

願大王之更以他

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
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孟
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卬
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
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寤安邑令
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
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卬如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二疑也
輕臣也令臣責受秦之責卬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聽

起賈 呂覽應言 淮南子汜論云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注孟卯齊人為魏臣戰國策曰芒卯

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

史記 白起傳 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

一 事在秦昭王十八年起傳攻韓 魏伊闕明年云云紀年疎畧

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

帝 以上史 魏世家

秦王立帝 秦稱帝在魏 昭王八年 宜陽令許綰誕魏王 許綰秦臣也誕

詐也詐魏王言帝 欲令魏王入朝也 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

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

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

曰河內三論之下也

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

身三論之上也秦

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

曰甚然乃輒輟行

呂覽應言

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

為聖易有諸乎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然則先

生聖于

于乎也

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

舜也今誅未有功而王問誅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克

耶昭王無以應

呂覽
審應

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史魏
世家

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

史魏
世家

魏昭王

昭王十年田文
奔魏魏以為相

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

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

卧曰寡人不能讀此法也

韓子外
儲左

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

入臨菑 與秦王會西周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

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

以上史
魏世家

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世本安釐王名圉
以上史魏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四

十一年春齊人伐魯
 十二年春齊人伐魯
 十三年春齊人伐魯
 十四年春齊人伐魯
 十五年春齊人伐魯
 十六年春齊人伐魯
 十七年春齊人伐魯
 十八年春齊人伐魯
 十九年春齊人伐魯
 二十年春齊人伐魯
 二十一年春齊人伐魯
 二十二年春齊人伐魯
 二十三年春齊人伐魯
 二十四年春齊人伐魯
 二十五年春齊人伐魯
 二十六年春齊人伐魯
 二十七年春齊人伐魯
 二十八年春齊人伐魯
 二十九年春齊人伐魯
 三十年春齊人伐魯
 三十一年春齊人伐魯
 三十二年春齊人伐魯
 三十三年春齊人伐魯
 三十四年春齊人伐魯
 三十五年春齊人伐魯
 三十六年春齊人伐魯
 三十七年春齊人伐魯
 三十八年春齊人伐魯
 三十九年春齊人伐魯
 四十年春齊人伐魯
 四十一年春齊人伐魯
 四十二年春齊人伐魯
 四十三年春齊人伐魯
 四十四年春齊人伐魯
 四十五年春齊人伐魯
 四十六年春齊人伐魯
 四十七年春齊人伐魯
 四十八年春齊人伐魯
 四十九年春齊人伐魯
 五十年春齊人伐魯
 五十一年春齊人伐魯
 五十二年春齊人伐魯
 五十三年春齊人伐魯
 五十四年春齊人伐魯
 五十五年春齊人伐魯
 五十六年春齊人伐魯
 五十七年春齊人伐魯
 五十八年春齊人伐魯
 五十九年春齊人伐魯
 六十年春齊人伐魯
 六十一年春齊人伐魯
 六十二年春齊人伐魯
 六十三年春齊人伐魯
 六十四年春齊人伐魯
 六十五年春齊人伐魯
 六十六年春齊人伐魯
 六十七年春齊人伐魯
 六十八年春齊人伐魯
 六十九年春齊人伐魯
 七十年春齊人伐魯
 七十一年春齊人伐魯
 七十二年春齊人伐魯
 七十三年春齊人伐魯
 七十四年春齊人伐魯
 七十五年春齊人伐魯
 七十六年春齊人伐魯
 七十七年春齊人伐魯
 七十八年春齊人伐魯
 七十九年春齊人伐魯
 八十年春齊人伐魯
 八十一年春齊人伐魯
 八十二年春齊人伐魯
 八十三年春齊人伐魯
 八十四年春齊人伐魯
 八十五年春齊人伐魯
 八十六年春齊人伐魯
 八十七年春齊人伐魯
 八十八年春齊人伐魯
 八十九年春齊人伐魯
 九十年春齊人伐魯
 九十一年春齊人伐魯
 九十二年春齊人伐魯
 九十三年春齊人伐魯
 九十四年春齊人伐魯
 九十五年春齊人伐魯
 九十六年春齊人伐魯
 九十七年春齊人伐魯
 九十八年春齊人伐魯
 九十九年春齊人伐魯
 第一百年春齊人伐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五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魏

安釐王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

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

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九年秦拔我懷

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

十一年秦拔我鄆丘

以上史
魏世家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
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
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
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
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可

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君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

孔叢子中

周赧謂宮他曰

周赧魏人

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

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

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

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

以有齊魏也

韓子說林下與國策補別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

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

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

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固然乃遠至此甚若矣魏
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
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
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足以為
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
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
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
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齊楚聞之引兵而去

新序

卷三 與史記國策

畧同唐且作唐睢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不恤國
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
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行無
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
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天相屬前矢

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
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
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
睽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
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
子而睚不睽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
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
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

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
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
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
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

犢也

甚簡而不可勝辨
影髮之理尤精

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

皆條也設今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

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列子
仲尼

莊子 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

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
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
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
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
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
梁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
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螭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
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

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
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
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項
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
埴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
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
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

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埒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
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
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
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
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
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
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乃逸而走

漢書道家公
子年四篇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

魏安釐王

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

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踈自疑

自疑上之踈已也

嬖臣以遇

微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

患也

孔叢子中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

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

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

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

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孔叢子中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

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實事敗

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

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

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孔叢子中

趙使人謂魏王

安釐王

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

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

國策無上

屋騎危事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座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

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

殺座魏王曰善座因上書信陵君曰座故魏之免相也

趙以地殺座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

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史魏世家 詳戰國策 又說苑善說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

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之子為相

安釐王十八年

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

世也雖䟽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

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杜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

孔叢
子中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

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

魏人

以告且曰夫不

害前政而有成熟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
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
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
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
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
魯魯人謗誦曰麇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麇裘投之無
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

所章甫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

聖賢矣

孔叢子中 史記 子高生子慎 年五十七嘗為魏相慎當作順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梗梗亮直

梗一作梗

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

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

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

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

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孔叢子中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
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
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
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
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
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魏安釐王問天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
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

孔叢
子中

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
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孔叢
子中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
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
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
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
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

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孔叢子中

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
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岳在朝鯀任
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
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
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
以接隣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羣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
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

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

漏矣王曰善矣

孔叢
子中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吾意亦願之對曰古

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

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

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

者君勿學無疑

孔叢
子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

寡人欲割地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

還諸侯留兵於成臯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為之主
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
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
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
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又
且不義君之為矣王可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
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
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

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孔叢
子中

宮他

魏人

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

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

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

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

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

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

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

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
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
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
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
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
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
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
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

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
長而反其辭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
可以寄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
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
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孔叢
子中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
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
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

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
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
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孤葬問鄒曼父之母
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
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
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
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而不害
其為令尹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

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
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羣
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
以救溺愈不濟矣

孔叢子中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
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
戎獻鍬鍬之劔火浣之布其劔長尺有咫鍊銅赤劔用
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

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
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
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
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孔叢
子中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
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
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
其勝趙於我何損隣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

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
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啣啣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
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
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孔叢
子中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

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
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

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孔叢
子中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
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
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遊欲加刑焉
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寤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為大
王翔之乃取而乘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

異苑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
鷄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鷄逐而殺之公子暮而不
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鷄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

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
得鷄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之恐有辜乃自
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
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流布天下歸焉

烈士傳

魏安釐王三十四年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
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
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
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

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

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
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
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
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
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
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
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
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

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
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隣聽使者之惡之隨
安陵氏而亡之繞武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
害已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受南國
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
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
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
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

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
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
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
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
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
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
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
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

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
隣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
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
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
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
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
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史魏世家

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

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

史魏世家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

薨安釐王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

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

子患之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

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

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

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

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
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

初魏有隱士曰侯

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
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
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
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
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
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
生下見其客朱亥俛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

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
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
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
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
子曰今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
公子親在車騎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

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
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
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
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
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
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
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
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

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

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

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
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
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
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
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
也公子從其許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
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
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

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
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
矍眊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
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
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
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
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
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

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
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
十斤鐵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
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
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
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
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

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
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
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
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
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
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
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
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

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

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

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

子竟留趙趙王以鄣為公子湯沐邑魏亦以信陵奉公

子公子留趙

史信陵君傳 漢書兵形勢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

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

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

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史信陵君

傳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
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
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
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
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
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
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

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
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
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
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
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

法

史信陵
君傳

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
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

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

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

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

史魏世家

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壁一雙秦王大

怒將朱亥著猛獸圈中亥瞋目視之背裂血出濺猛獸

猛獸終不敢動

烈士傳

秦王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

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

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
 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
 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
 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
 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
 歲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

景湣王元年
 史信陵

君傳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

史魏世家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
順曰必辭之禮隣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
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孔叢子中

景湣王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

史魏世家

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徒野王

史魏世家

三年秦拔我汲

史魏世家

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

史魏世家

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
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
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
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
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
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
景閔王為太子
時嘗質于秦此王能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
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行見患除

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毒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毒王是以國贊嫪毒也則嫪毒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毒天下皆然則

王怨必報矣

按此策甚陳必非子順語 孔叢子中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

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啟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

孔叢子中通鑑載於安釐王時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

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答曰以
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
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
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
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
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

十年天下盡為秦乎

孔叢
子中

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

史魏
世家

王假

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史魏世家
太史公曰秦

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
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

秦滅魏盡殺魏諸公子獨一公子弗得下令得遺公子

者賜千鎰匿者族遺公子之乳母獨與公子逃魏之舊

臣見而問曰公子安在汝言之於秦可以千金自利不

言昆弟且無類矣乳母曰吾縱知之亦不忍言凡為人

養子者務生之也豈可利不義之賞畏死行逆節而令

公子擒耶遂抱公子逃澤中故臣以告秦秦軍知而追
之爭以亂箭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矢著身數十尚不
忍舍遂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葬以卿禮祠以太牢

列女

傳

韓詩卷九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
得公子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
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
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

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也吾
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
也豈可以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
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
之孔以
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
之享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五